

世界经典 探案故事



Shi Jie Jing Dian
Tan an gu shi

集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著
[美]柯南道尔著

— 丁>编译
张崇华>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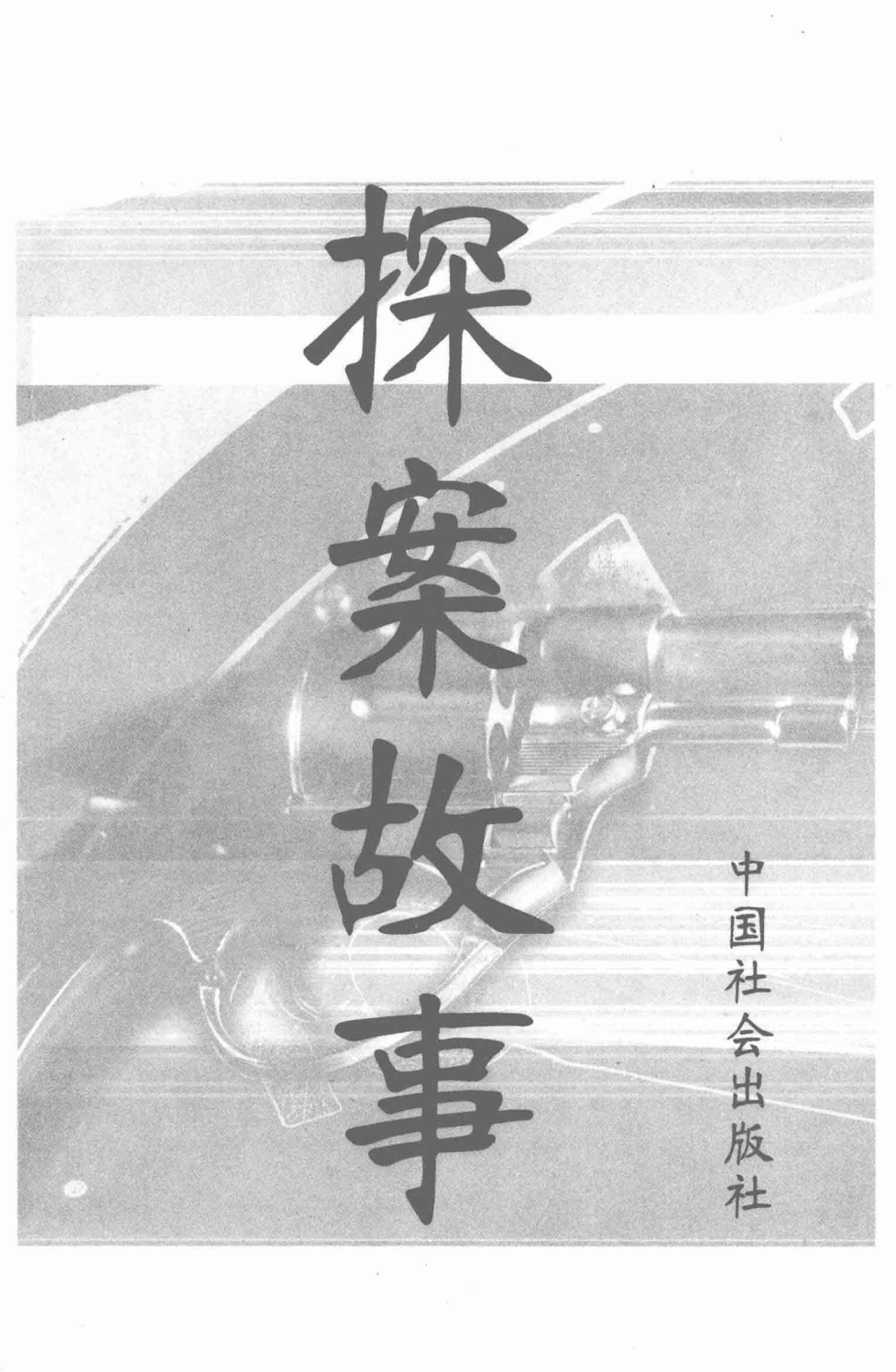
哑证人 巴斯克维尔家的猎犬



所有的开始与结局总是异乎寻常……

勇气+神奇+惊险+离奇即将与酷爱历险的人一起挑战你的智慧和胆识

中国出版社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handgun and a pair of glasses on a dark surface. The handgun is positioned horizontally, with its barrel pointing towards the right. A pair of glasses is placed in front of the handgun, slightly to the left.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textured, with some light reflecting off the surfaces of the gun and glasses.

探案故事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改编
一丁

原著
阿加莎·克里斯蒂
〔英〕

哑 证 人

探 案 故 事 · 集

内 容 简 介

侦探波洛收到了一名叫阿伦德尔小姐的亲笔来信。信中说她家里一件小狗皮球事件，引起她极大的忧虑和不安，她希望波洛能马上到她家来，帮她处理一下。

当波洛来到阿伦德尔所住的小镇时，得知这位富有的阿伦德尔小姐已于两个月前去世了。在她留下的遗嘱中，她并没有把大笔遗产留给她的侄子、侄女和外甥女，而是留给她的随身侍女劳森小姐。

波洛觉得这里肯定有问题，于是他和助手黑斯廷斯展开了一系列紧张而细致的调查。他们访问了与阿伦德尔小姐有关的每一个人，并以严谨求实的作风，运用逻辑推理和犯罪心理学，终于在错综复杂的线索中找到了谋杀阿伦德尔的凶手。

序

这几个月来，马克特·贝辛小镇上的人们都在纷纷谈论着一件事。这件事把小镇弄得沸沸扬扬，使沉闷的小镇倒有了几分生机。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5月1日，埃米莉·阿伦德尔小姐去世了。她已经70多岁，多年来身体又一直很虚弱，就在前年，她也得过和这次一样的病，那一次就差点丧命。所以，这次尽管她病了不久就去世了，但这并没引起小镇上人们的惊奇。

可她在遗嘱中的条文却引起了人们的震惊。首先，人们想都没想到她竟留下了37.5万英镑的一笔巨大遗产。而更让人们惊奇的是，她并没把这笔遗产留给她的侄子、侄女和外甥女，而是留给了她的随身侍女威廉明娜·劳森小姐。

小镇上的人们纷纷对这件事发表自己的意见。“还是亲骨肉呢！”杂货铺的琼斯先生对兰富瑞夫人说：“这里肯定有奥妙，你瞧着吧！”兰富瑞夫人令人作呕地强调。

可不管人们严厉谴责也好，散布流言蜚语也好，埃米莉为什么这么做，恐怕只有她自己知道了，就连她的律师，她也没向他透露一点关于自己做这事的动机。

埃米莉小姐就是这样，她从来不讲自己干什么事的目的。一个人只要把自己的希望清楚地表达出来，也就心满意

足了。不过，她尽管独断专行，但为人却是非常热情；她虽然说话刻薄，但行事却是极为友善；表面上感情容易冲动，实际上却很机敏；她有着严格的家规——每个侍奉过她的仆人都受过她的凌辱，可要是遇到具体事情时，她又是非常宽宏大量。总之一句话，从哪方面看，她都是她那一代的典型。

埃米莉小姐的遗嘱是在4月21日才写出来，就在写遗嘱的前一天，她的几个亲人，还和她一起过复活节呢！

目 录

哑 证 人

探案故事

1

序	(1)
最后的复活节	(1)
奇怪的来信	(22)
初步了解案情	(44)
事件明朗化	(53)
重访小绿房子	(89)
新的线索	(100)
最后的审问	(129)
尾 声	(136)

巴斯克维尔家的猎犬

陌生的客人	(139)
巴斯克维尔家的灾难	(146)
在伦敦	(163)
巴斯克维尔庄园	(186)
华生医生的报告	(207)

目 录

华生医生日记摘录.....	(226)
沼地里的惨案.....	(232)
设 网.....	(251)
巴斯克维尔家的猎犬.....	(261)
回 顾.....	(272)

最后的复活节

复活节前的星期五，小绿房的主人埃米莉·阿伦德尔小姐正站在客厅里，命令劳森干这干那。

埃米莉·阿伦德尔小姐是一位保养得很好的老妇人。她腰背挺直，动作干净利落，不难看出她年轻时肯定是位漂亮的姑娘。只是她的皮肤有点发黄，这是警告她再也不能随便吃油腻的东西了。

“喂，明尼，你是怎么安排他们的？”阿伦德尔小姐问劳森。

“噢，我不知道我这么做是不是对：我把塔尼奥斯夫妇安置在有栎木家的那个屋子，查尔斯住在蓝色墙壁的屋子里，特里萨住过去孩子们的游艺室……”

“让特里萨住在孩子的游艺室里，这对她来说已经不错了，让查尔斯住在有蓝墙壁的屋里。”阿伦德尔小姐打断了她的话说道。

没办法，阿伦德尔小姐的时代是男人居第一位的时代，只有男人才是家庭的最重要成员。

“是，是，小姐。”劳森答应着，接着她又嘟哝道：“我真难过，塔尼奥斯夫人没把孩子们带来。”

“四个客人已经够了，明尼。”阿伦德尔小姐说：“更何况贝拉的两个孩子都让她给惯坏了。他们什么时候听过大人

的话？”

“不过，我总认为塔尼奥夫人是个最慈爱的母亲。”明尼·劳森又嘟哝着说。

阿伦德尔小姐听后点了点头。

劳森叹了口气说：

“她住在士麦那那种穷乡僻壤，真是太苦了！”

“那是她自作自受。”阿伦德尔小姐说完这句维多利亚时代的名言，又接着说：“好啦，我去镇上一趟，交涉一下周末订购的东西。”

“让我去吧，阿伦德尔小姐！哦，我的意思是……”

“别废话了，明尼，你说话的腔调总是不够有力。我要给罗杰斯点厉害看看。鲍勃哪去了？鲍勃！鲍勃！”

一只细毛小狗立刻从楼上跑了下来，绕着女主人转来转去，不时叫几声。

阿伦德尔和小狗一起离开了客厅，向大门走去。

劳森小姐站在门口，看着她们的背影傻笑。

“劳森小姐，您给我的枕套不是一对。”

她忽然被埃伦那尖刻的话声惊醒。

“噢，噢，我真蠢……”

劳森一边说着，一边又去埋头做她的家务工作了。

阿伦德尔小姐后面跟着小狗鲍勃，气派地走在马克特·贝辛大街上。

这位小绿房的主人真是气派堂皇，不管到了哪家店，都会受到热情的招待。她可是本地“最老的主顾之一”，又是个书香门弟，如今像她这样的人可没有几个了。

在肉店的门口，小狗鲍勃和肉店老板的狗斯波特相遇了，于是这两条狗就你追我、我追你地慢慢兜起圈来。

“鲍勃!”阿伦德尔小姐严厉地叫了一声,然后就向前走
去,进了水果店。

“早晨好,埃米莉。”

一位体型像圆球,但却神气十足的老妇人和她打了声
招呼。

“早晨好,卡罗琳。”阿伦德尔小姐也礼貌地问候了一
声。

“你的侄儿侄女都来了?”卡罗琳·皮博迪接着又问。

“都来了,特里萨、查尔斯和贝拉都来了。”

“贝拉的丈夫也来了吗?”

“来了。”阿伦德尔小姐回答的声音很低。

两位老妇人都明白这里的寓意。

阿伦德尔小姐的外甥女贝拉·比帮斯,不顾家里人的反
对,嫁给了一个希腊人,而像阿伦德尔的家人都是“讲礼仪
的人”,怎么能随便嫁给希腊人呢?

“贝拉的丈夫很讨人喜欢,也很聪明。”皮博迪小姐抚慰
阿伦德尔小姐说。

阿伦德尔同意地点了点头。然后,她们就一起走出了
店铺。

“听说特里萨和年轻的唐纳森订婚了,埃米莉,这是怎
么回事?”皮博迪小姐问道。

阿伦德尔小姐耸了耸肩说:

“谁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就这么随便。不过,我想他们
还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结婚,那个小伙子没钱。”

“特里萨有钱就行了。”皮博迪小姐说。

“男人怎么能靠女人的钱过日子?”阿伦德尔小姐傲慢地
回答说。

皮博迪小姐一听这话，从喉咙里发出几声低沉的笑声。

“你和我已经是过时的人了，埃米莉。现在的年轻人可不在乎靠谁过日子。我不明白特里萨到底看中了他什么，戴着副夹鼻眼镜，说话刻板，简直像个木头疙瘩。”

“不过，我认为他是个聪明的医生。”阿伦德尔小姐回答说。

“哎！”皮博迪小姐叹口气说：“如果那个小狗子查尔斯愿意，让他来看看我。”

“我会告诉他的。”

两位老妇人就此分手了。

她们相互认识有 50 多年了。皮博迪小姐对阿伦德尔家的很多事都很了解。这里包括埃米莉的父亲阿伦德尔将军生前的几件憾事和她家年轻一代所干的一些麻烦事。

但这两位老妇人都是家庭尊严和团结的捍卫者，对家庭之事她们都尽量避而不谈。

阿伦德尔小姐卻踉着回家，鲍勃默默地跟在她的后面。她开始想她家中年轻的一代，尽管她从没向别人说起过，但她不得不承认，这三个侄儿侄女没有一个让她满意的。

首先是特里萨，自从她 21 岁那年自己挣钱后，就再也沒听过她这位姑妈的话。从那以后，这姑娘经常和伦敦一伙年轻、时髦的人胡混在一起，经常举办颓废晚会，因此还被送到过警察厅，她的照片也经常被登在报纸上。阿伦德尔实在不赞成这种让阿伦德尔家族丢脸的事，可她又无能为力。再者，就是这个姑娘居然和那个喜欢安静的农村医生唐纳森订了婚，不用说这个自命不凡的医生根本配不上阿伦德尔家的人，就是让不安分的特里萨做这个安静的农民医生的妻子，也太不合适了。

至于贝拉，她是一个好女人和贤妻良母，就是太死板，而且她竟嫁给了一个希腊人。在阿伦德尔小姐的心目中，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一样不好。还有塔尼奥斯医生，他举止迷人，特别能干，而这位老妇人最不相信的就是举止迷人，对人廉价恭维的人。所以她就更不喜欢这个希腊人了，连他们的两个孩子，阿伦德尔小姐也不喜欢，他们长得太像他们的父亲，竟连一点英国人的影子都看不到。

最后一个是查尔斯……

是的，查尔斯长得逗人喜爱，就是靠不住……

想到这儿，埃米莉·阿伦德尔叹了口气，她突然感到很疲倦。

是不是自己活不多久了……

她又想起几年前写的遗嘱：一部分财产留给仆人们；一部分献给慈善事业；但大多数财产还是平分给了这三个亲眷。

她觉得自己这件事做得很公平，但有一件事让她不安，那就是如何使留给贝拉的遗产不让丈夫沾光。看来这件事只有珀维斯先生能帮忙了。

她走进了小绿房的大门。

查尔斯和特里萨兄妹俩是坐汽车来的，他们先到。随后塔尼奥斯一家也坐火车来到了。

查尔斯高高的个子，相貌英俊。他神气活现地和阿伦德尔小姐打着招呼：

“您好啊，埃米莉姑姑！看起来您的气色很不错。”

说完，他又亲热地吻了下她的胸。

而特里萨只是将自己的面颊轻轻贴了一下姑姑枯瘪的脸。

“您好，埃米莉姑姑！”她眼角出现了一道道皱纹。

客厅里，阿伦德尔小姐和她的侄男侄女们一起在喝茶。

贝拉·塔尼奥斯坐在表妹特里萨的旁边。她头发散乱地露在一顶时髦的帽子下面，那顶帽子戴得很不合适。她的眼睛总盯着特里萨，恨不得把她的衣服式样记在心里，以待以后模仿。可怜的贝拉，她非常想打扮得像特里萨一样漂亮，但她的钱太少了，找不起高级裁缝来给她做衣服。

塔尼奥斯医生留着大胡子，正热情洋溢地和阿伦德尔小姐闲谈。他的语气让客人们情不自禁地产生了好感，甚至阿伦德尔小姐也给陶醉了。

劳森隔着茶桌，不停地传递着盘子。查尔斯举止非常优雅，几次起身帮助劳森，她居然连声谢谢都没说。

吃完茶点，人们到花园里散步。查尔斯轻轻地对他妹妹说：“怪哉！劳森竟不喜欢我。”

特里萨嘲笑着说：

“怎么，世上居然也有人能抵挡住你的魅力？”

“幸好只是劳森一个。”说完，查尔斯迷人地一笑。

劳森和塔尼奥斯夫人走在一起，塔尼奥斯夫人正容光焕发地和她讲孩子们的事情，她发现劳森是一位最富有同情心的听众。

不一会儿，一个面容庄严的年轻人从房子里走了出来。他戴着夹鼻眼镜，看上去有些拘谨，他向阿伦德尔小姐客气地打了一声招呼。

“喂，雷克斯！”

特里萨一见他，就打招呼走过去，挽住他的胳膊散步去了。

查尔斯做了个鬼脸，就溜去找他的老伙伴——园丁聊天

去了。

当阿伦德尔小姐重新回到房子里时，查尔斯正在和小狗鲍勃玩球。鲍勃站在楼梯上层，用鼻子顶着球，慢慢地接近楼梯边。球终于被它顶下去，一蹦一跳地顺着楼梯滚下去。鲍勃一看，立刻高兴地跳了起来。

“再来一次，老伙计！”

查尔斯抓住球后，又扔给了小狗。它灵巧地用嘴接住了球，又重复表演起来。

埃米莉·阿伦德尔看到查尔斯那么认真地和小狗玩球，禁不住笑了。

“它玩这个游戏，可以一口气玩几个小时。”她说。

她走进客厅，查尔斯也跟着她来到客厅。留下鲍勃自己在那里发出了失望的叫声。

“姑妈你看，特里萨和那个年轻人是多么奇怪的一对！”

查尔斯一边走一边指着窗外对她姑姑说。

“你认为特里萨是认真的吗？”

“哦，我肯定她是认真的。”查尔斯肯定地说，“她爱他爱得发狂。不过，这个年轻人太穷了，特里萨的胃口又那么大。”

“如果她能改变以前的生活方式就好了。好在她还有自己的收入。”阿伦德尔小姐冷冷地说。

“啊，是的。”查尔斯说完，偷偷地看了他姑姑一眼。

那天晚上，人们都聚在客厅里吃晚饭，楼梯上忽然发出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是一声骂人的话。

不一会儿，查尔斯红着脸走进餐厅。

“对不起，埃米莉姑姑，我来晚了。您那只小狗把球留在了楼梯上，差点让我摔了一大跤。”他说。

“这太危险了！”阿伦德尔小姐站起来说，“明尼，快去把球找到，放起来。”

劳森马上出去了。

在吃饭的时候，塔尼奥斯医生给大家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吃完饭后，人们就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了。

劳森拿着眼镜和一本书跟在她主人的后面，到阿伦德尔小姐的卧室里去。她一边走一边兴奋地说：

“塔尼奥斯医生真讨人喜欢。我是说……我喜欢那种生活……只是煮牛奶喝这个习惯太讨厌……”

“行了，明尼。让埃伦明天早上6点半来叫我起床。”阿伦德尔小姐厉声说道。

“哦，我已经告诉了，小姐。我还告诉她不要送早茶过来。不过，曾经有个最诚实的牧师告诉过我，嗯，没有规定早晨一定要禁食……”

“我从没在早上做礼拜时吃过东西，现在也不想。不过，你可以随便。”阿伦德尔小姐再一次打断了她的话。

“啊，我的意思是……”

劳森有些慌张地解释。

“别说了，去把饱满的脖围解下来。”

劳森马上照办了。她又想讨好主人，对她说：

“今天真是个愉快的晚上，他们看上去都很高兴。”

“哼，我可不是傻瓜。”阿伦德尔小姐说：“他们到这都是为了捞点什么，我就等着他们谁先开口了。”

没多久，她的这个疑问就有了答案。

第二天早晨9点，阿伦德尔小姐和明尼做完礼拜回来。塔尼奥斯夫妇正在吃早饭，可是却看不见查尔斯和她妹妹。

10 点左右，查尔斯走了进来。

“对不起，姑姑，我来晚了。可特里萨更糟糕，她还没有起来呢。”

“10 点钟就要把早饭收拾掉了，在我这里很少有不考虑仆人的事。”阿伦德尔小姐说。

“这才是真正的家风。”

查尔斯说完这句赞扬的话后，就边吃炒腰肝，边嘻笑着坐在她的身旁。

他这个样子很可爱，阿伦德尔小姐也不由对他笑了笑。这样一来，他就立刻来了勇气。

“我的好姑姑，我又要给您添麻烦了。我现在处境很困难，您能不能帮个忙？只要 100 英镑。”

阿伦德尔小姐立刻表情严肃地向他说明自己的想法。

劳森匆忙地走过大厅，差点和对面的查尔斯撞上。她又走进餐厅，看到阿伦德尔小姐脸红红地坐在那里。

查尔斯蹑手蹑脚地走上楼去，敲了敲特里萨的屋门。

“进来。”特里萨打着呵欠说。

查尔斯进来坐下。

“你可真能装蒜，特里萨。”他气恼地说。

“出了什么事？”特里萨狡诈地问。

“你真狡猾，我的好妹妹。我想捷足先登，占点便宜，”查尔斯说，“我只想管她要 100 英镑。”

“结果怎么样？”她问。

“结果，她不但没给我，还把我说了一顿。她说她对这个家庭中的人们都围绕在她周围这一点，并不抱幻想。而且她还说，除了给我们她的钟爱之外，什么都不会给我们。”